



天津人把以抬杠为乐、专爱反驳他人、认为自己永远正确,而且对方不认输憋不住嘴的人,称为“杠头”。邻居老牛就是个“杠头”,不抬杠,不说话,一说话,准抬杠,犯不上的一点儿小事,他都能跟你杠上半天。前几天,几个邻居在小花园里闲聊,老牛说,还是住北房好,满屋子的太阳,比南房的温度要高五六摄氏度。老牛马上搭腔儿,说北房哪有不好的时候,下午一过4点就不见太阳了。老王想顺着老牛说,要等下午见阳光,就得住东房。没承想,老牛立马就来了,有钱不住东、西房,这都是在辙的。老刘一看老牛摆出要和这两位抬杠的架势,赶紧转换话题说,今年的天气确实有点怪,这才刚阳历6月,就热得穿短袖儿了。老牛却说,这怪吗?有一年,4月份就到27摄氏度了。老李、老王和老刘三位邻居,都被他怼了一回,相互间对了个眼神儿,各自找个借口转身到别处溜达去了。小花园里只剩下了老牛,他觉得今天没过去抬杠的瘾,闷闷不乐地往家走。

老牛住的是一梯四户的老式单元房,六楼到顶,他家住三楼,是个五十多平方米的偏单。老牛一进门,见老伴儿牛婶坐在客厅的沙发上,立刻来了气,直直瞪眼地说,这都几点了还不做饭,一天到晚就知道看手机!牛婶这人脾气比较随和,跟老牛过了大半辈子,对他的脾气早就摸透了,一看老牛进门说话这劲头儿,就知道谁是在外面抬杠没尽兴,不能跟他对着来,赶紧放下手机说,今天晚上咱俩吃饭,麻酱捞面,有现成的干切面,麻酱我都调好了,黄瓜我也洗干净了,一会儿炸点花椒油,再沏个饺子,剥几瓣蒜就开吃。

老牛一听老伴儿没跟他犯顶,还接着找茬儿说,麻酱省事,那也得赶紧做啊。还有,又沏饺子,都说尽量少吃饺子,可你为嘛不听呢?牛婶说,那不是早晨吃早点时剩了一根饺子吗,不沏饺子,就得留着包素饺子。天津人把芝麻酱叫麻酱,吃麻酱捞面,还要炸花椒油。在饺子上加些豆腐,切上一些茼蒿,用煮面条的热汤汤往上一浇,这就是一碗标准的饺子。

此刻,牛婶放下了手机,把煮面用的钢锅倒上水,放到煤气灶上,点着了火,又忙乎掰饺子、洗葱姜,看有些忙不过来,便对老牛说,您这帮忙剥几瓣蒜。老牛抬杠没过瘾,心里还是不太痛快,拿起蒜来,就又挑毛病说,你看这新蒜早就下来了,别管是宝坻的,还是静海的,买点新蒜多好,这还是去年的独头蒜,剥得我手指头疼。牛婶的忍耐力已经快到了极限,拿白眼珠子瞪了老伴儿一眼,拿起一瓣蒜,一边剥,一边说,要不我剥蒜,你去煮面!老牛说,煮面更麻烦,还是你去煮吧。

正在这时,牛婶的手机响了,是微信视频通话的邀请。牛婶马上拿起电话,让老牛看着煮面的锅,别沸了。这个视频通话,是他们在上海上大学的外孙子打来的,说是想姥姥、姥爷了,这会儿正有点儿时间想问候一下。老牛一听是外孙子的视频,也不管锅里煮着面条,凑过去也要跟外孙子聊几句,想看看自己的心肝儿宝贝是胖了,还是瘦了。爷孙俩儿这一聊起来,可就什么都忘了,还是牛婶想起了煤气灶上煮着的面条,赶紧站起身跑进厨房,一看可不得了,不只灶台,连厨房的地上都腾出来的面汤,煤气炉的火也早浇灭了。

牛婶刚一直压的火终于爆发了,她站在厨房门口大喊,你个死老头子,就知道跟你外孙子聊天儿,厨房都成大河了,火也灭了,煤气泄漏,一会儿就烧着火了!该兴正浓的老牛听到牛婶嚷嚷,自知理亏,但也不能服输,气哼哼地放下手机说,我不愿意用智能手机,你天天劝,好不容易一回吧,也不对你心思。牛婶一边收拾灶台,一边说,你别胡搅,这是你干活儿不着调,跟智能手机有啥关系!老牛还是接着抬杠,怎么没关系,怎么没关系?你要是接这个视频,不就没事了吗?牛婶说,我接视频跟外孙子说话,你有本事别过来看啊。你不是说,没有智能手机照样活得挺滋润吗?老牛接着狡辩,要不是我外孙子的视频,我才不看呢。也别说了,牛婶刚才那句话显然是发挥了作用,老牛说话的语气已经软了三分,外孙子不仅是老牛的心尖儿,也是他的软肋。

说起老牛的外孙子,那可是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。老牛只有一个女儿,大学毕业在一家外企上班,女婿不仅是外埠人,还在外地工作,十天半月才能回家待上几天。因此,老牛外孙子一落生,就由他们老两口儿带着,女儿休产假上班之后,这孩子更是离不开老牛了,白天哄着玩儿,晚上哄着睡,等到了幼儿园,接送也是老牛的活儿,上小学、上初中也是姥爷接送,直到上高中,老牛还是把外孙当成“手把壶”,可外孙子不干了,说姥爷我都十六七岁了,您再天天接送我上学,同学们都该笑话我了。老牛虽不再负责接送,但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,给外孙子买早点,锅巴菜、云吞、老豆腐,每天不重样儿,看着外孙子吃白米饭,把他送出小区,还要站在那里等到实在看不见背影才肯回家。下午呢,估摸着外孙子快到家的时候,

他又要到小区门口迎接,祖孙俩有说有笑地一起上楼回家。此时,牛婶已把饭菜摆上桌,爷孙俩边吃边聊,特别开心。吃完饭,外孙子开始写作业,老牛老两口儿怕影响孩子学习,就出去遛弯儿。外孙子上到了三年高中,无论冬天多冷,夏天多热,老两口儿不到晚上十点钟不进家门。要说这外孙子也真是给老牛争气,高中毕业后,没费劲就考上了上海的一所985大学,瞧把老牛美的,差点儿上电视台去登个广告。

外孙子上名牌大学,给了老牛无比的荣耀,但一想到即将到来的异地求学,老牛心里又充满了不舍,他甚至想带着铺盖卷到上海去租房,可家里人都劝他,你都七十来岁的人了,背井离乡的,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,花钱多少暂且不论,万一有个身体不适,这不是给孩子增添负担吗?再说了,孩子上大学跟着个姥爷,这让别人怎么看咱天津卫的娃娃呢?老牛不是爱抬杠吗,他能这么听人劝吗?这一点,您大可放心,只要是在外孙子的课上,特别是对外孙子有好处的课,老牛绝对不抬杠,甚至比菩萨心都软,比小猫、小狗都顺溜儿。当然,这个比喻有点儿不恭敬,但绝不过火。用牛婶的话说,他就是个老“贱骨肉”!

老牛的闺女劝老牛说,爸,孩子大了早晚要离开家长,您要想他,想跟他天天见面聊天,其实也不难,只要用智能手机,开通微信,既可以用文字,也能够语音通

“杠头”老牛

杨士军



话,还能视频聊天儿,只要不影响他上课、睡觉,随时随地都能联系。智能手机,微信,这可是老牛的一个大心结,要不是因为外孙子的事儿,谁跟他提起这个,老牛非得跟人家翻脸。要说老牛年轻的时候,可不是个甘于落后、不赶时髦的人。当初,刚一有高压锅,人们都怕爆炸,不敢用。可老牛不怕,立马买回来一个,十分钟蒸出软糯可口的大米饭,15分钟炖出口即化的羊羊肉,绝对是同事、亲朋推崇的新潮人物。要说使用电子产品,老牛也不含糊,刚一时兴录音机,老牛就买了两台。最先买的是像一块砖头一样的单放机,后来又买了一台双卡的,不仅能放录音带,还能复制录音带,在当时可是顶配。原因是,老牛是个京剧、曲艺迷,没有录音机之前,老牛只能从收音机里听,那是“半夜下饭馆——有嘛算嘛”。电台几点播放戏曲,都有固定的时间,谁也改不了,而播放哪出戏,也得听电台的安排。你说我想听杨宝森,对不起,人家按计划播富荣。有了录音机,老牛可就真牛了,只要买来录音带,想几时听、听谁的段子,甚至听上一遍不过瘾,再来几遍,都由老牛自己决定,那是绝对的过瘾。那时,老牛见到戏曲的录音带就买,京剧的马谭杨裘、梅尚程荀,还有骆玉笙、小凤云的锣鼓,石慧儒的单弦,花五宝的梅花调,老牛是应有尽有。于是,身边爱好京剧、曲艺的朋友,都围着老牛转,众星捧月一般。有的到老牛家里欣赏,有的就想跟他借走听。老牛虽然厚道,但也舍不得有原版的带子外借,于是就买了“双卡”录音机,朋友爱听哪盘儿带子,就替人翻录一盘,也有的朋友自己拿来录音带请他翻录,老牛也热心服务,甚至每天要有三四个小时忙乎这点事,弄得牛婶经常跟他闹别扭。

可为啥一沾手机、微信,老牛心里就有一百八十个抵触呢?这里面的原因,既简单,又复杂。要不是亲耳听他酒后吐真言,还真猜不透。

有一天下午,老牛悄声地问我晚上有没有时间,要请我到恩顺来小酌。我说咱们老街坊旧邻的这么多年了,老哥有事您就说吧,何必破费呢。他说,没嘛事儿,咱老哥俩儿聊聊天。我看他挺真诚的样子,而且我们确实都是戏迷,我当年没让老牛给我翻录磁带,就答应他晚上一起去喝两杯,但得我带酒。

恩顺来是个清真小馆,我们找了个靠窗的桌子对坐,点了一份老爆三、一份水爆肚,都是那儿的招牌菜。打开我带来的直沽酒,两人边吃边喝边聊。两杯酒下肚,老牛带了几分伤感地说,如今这网络太发达了,我真的被淘汰了,不仅是网络玩不转,连爱了一辈子的京剧也跟不上趟儿了。我说,您说网络不行,可您在京剧上绝对是行家啊。嘛行家啊,老牛接过话头儿说,不行了。人家能从网上看这个,听那个,我嘛都不会。我说,这我得跟您抬抬杠,网上也是那些玩意儿,您的那些磁带里都有。不对,不对!老牛放下筷子,两眼紧盯着我,很认真地说,前两天,他们说从手机上,看到一个梅

兰芳访美的纪录片,什么梅大师接受美国记者采访,华人美女报幕,还有跟刘连荣先生一起演《刺虎》,这个我以前看过文字,可从来没见过视频啊。我说,这个确实有,您要想看,我马上就能给您找出来。是吗?老牛乐得跟个孩子似的,端起酒杯跟我碰了一下,说,来,咱哥们儿先喝一个!

放下酒杯,我立马拿出手机,搜到了那个梅大师当年访美的纪录片。老牛接过我的手机,一边看,一边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。唉!会用智能手机真好啊。我忙说,牛哥,其实这智能手机没嘛难的,就您这智商,一学就会。老牛一连把那段纪录片看了三遍,才把手机还给我说,不行,我还是头头。我说,这我就不明白了,用手机有嘛麻烦的呢?老牛说,我用智能手机,起码有三个障碍。一个是,我没学过外语,汉语拼音也不会,下载软件,输入文字都不行;二一个呢,网络的事儿一概不懂,什么流量啊,还有那叫外嘛来着,我接上说“WiFi”。对,就是那个。老牛接着说,还有一个,现在网上诈骗这么多,我也怕被骗啊。我听完老牛的这些顾虑,笑着对他说,您的这些担心根本不是个事儿。老牛瞪着两只大眼睛看着我,那意思是准备跟我抬杠。我说,您不会拼音,如今有手写输入,会写字就成;第二个,流量、WiFi根本不用您管,在家里连上一次就总能用,外出时就用手机卡里自带的流量,如今资费里都有很多流量;第三是网络诈骗,只要您不绑定银行卡,再提高点儿警惕性,不跟陌生人乱搭话,保证安全。真是这样吗?老牛还有点儿将信将疑。我说,就这么简单。老牛又拿起酒杯,跟我碰了一下说,兄弟,那我就一事不烦二主,你就帮我买个智能手机,再教教我如何使用。我也不学别的,一个是能听戏,看看小视频,再一个是跟在上海的外孙子聊聊天儿。我说,这事儿就全在我身上了。老牛激动得眼圈儿都有点发红,说,我明天就给你把钱送过去……

老牛用智能手机这件事,总算是解决了,连牛婶见面都夸我功德无量。我自然也是大有劳苦功高之感,但高兴了没几天,麻烦就来了。这天中午,我正睡午觉,突然,一阵电话铃声把我吵醒了,拿起手机一看,原来是老牛,迷迷糊糊地赶紧接听,刚听了几句,我立马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,老牛被骗了!

老牛会用智能手机后,每天除了听戏,跟外孙子的视频通话更加频繁,尤其那会儿大学马上就要放暑假,一想到很快就能见到日思夜想的外孙,老牛更是兴奋。外孙说,要给姥爷带上海的“五香豆”和“梨膏糖”,姥爷说,要请外孙子吃最正宗的锅巴菜。就在这天午后,老牛也正在午睡,突然接到外孙的一个视频邀请,说自己已在上海撞了一个老大妈,虽然伤得不厉害,但人家也让他赔钱。老牛一听吓就下来了,说,孩子你别害怕,赔多少钱,姥爷给你出。孩子说,人家说要两万元,您给我转过来吧。老牛说,我微信没绑定银行卡,你告诉我账号,我赶紧到银行去打款。外孙子传给老牛一个账号,还特意嘱咐这事儿一定要保密。老牛说,你放心,绝对不告诉你姥姥和你妈妈。

老牛拿着自己的工资卡,心急火燎地赶到银行,可银行的工作人员一看他要给陌生账户转账,就劝他先冷静一下,小心上当。老牛认准的事,哪能听人劝啊?何况这是外孙托付的事,他跟银行的工作人员吵起来,连银行经理都惊动了。最后,人家看他这么执拗,而且金额也不大,就听任了老牛,妥协了。这一番折腾,老牛犯了“高龄一刻”,短时间失去记忆,连试三次密码都不对。

银行卡被锁死了,老牛已经红了牛犊,哪肯就此罢休啊,这才打电话跟我借钱。我知道老牛是遭遇了电诈,但他人不听力,如果硬要拒绝他,肯定还得找别人去借,人家要是不明真相借给他,也得跟着上当。怎么办好?眼下先得稳住他。于是,我就问他在哪个银行,就马上过去找他,然后就穿鞋下楼。也是不该老牛破财,当我走到小区口的时候,正看见老牛的宝贝外孙子,手里拉着一个大行李箱,他放回来。我当时一阵兴奋,三步两步奔到他跟前说,小子,你回来得是时候了!外孙子先是一愣,等我把他姥爷正在银行等着给他汇款的事儿一说,他立刻明白了,说姥爷一定是被用AI换脸的坏蛋给骗了。说罢,他顾不得回家,立即拉着行李箱和我打车赶往银行。我的心一下子畅快了,跟老牛的外孙子打趣说,你这行李箱可够大的,等再开学时,就把你姥爷一起带到上海吧,省得他天天想你……

转天一早,我正要出门买早点,就听有人敲门。开门一看是牛婶,心想,老牛又出啥事了?没等我开口,牛婶手里拿着一个纸包儿,站在门口笑眯眯地说,我是来谢您的,也不是啥贵重东西,就是半斤茉莉花高碎,别嫌礼轻。牛婶看我有些不解,接着说,昨天晚上老牛把他的工资卡交给我保管了,自打他退休,十年我都没要过来这张卡,这回要不是您帮,就这个大杠头啊……

文艺周刊

第二九九八期

很少见到像王林强那样痴迷绿树的,深入骨子里的那种。好像去任何地方,最先撞入他眼帘,走进他心田的,都是那抹绿。“假如我是一棵树/会始终笔直如一地站立着/会脚踏大地,枝繁叶茂地站立着/无论骨骼还是血肉/无论灵魂还是胆魄/都会带着与生俱来的深入/还有年复一年的上下求索”。这是他的诗集《人生几度》中的开篇之作。

王林强就职于某知名国企,平日很忙。我与他因工作相识,开始只知道他主业很拼,没想到他的“副业”(文学创作)也这么出色。他十五岁开始发表作品,三年前,以全市最年轻的青年作家身份,参加了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,并著有《人生几度》《人生五情》(南依离开)等书。

其中,《人生五情》汇集了他的多篇理论文章,饱含深厚的感情、豪迈的热情、洋溢的激情、满怀的豪情和一片痴情。《人生几度》则是他最新的诗歌集,记录下他心中植物的高度、情感的浓度、感悟的深度、青春的鲜活、乡愁的温度。这“五情”和“五度”,是对他四十载似水流年的深情回眸,其底色,依然是澄澈的绿。

不管工作多忙,稍有闲暇,他都会奔向绿色的怀抱。他能听到树根深处的私语,可以与槐边冬青共呼吸……他是他所在社区里的义务园艺师,修剪修剪,浇水施肥,

依山傍水的人家

王丽伟



山川河流、大漠戈壁、田连阡陌,每抹风景都有它的独特,看过不同的颜色方才懂得,眼前的那一帧,便是最好,无关风月,只在于当时的心境。

我喜欢看海。临海而立,眺望着远处,碧波辽阔,一望无垠,于尽处,海水容纳一切,仿佛前尘往事,都成了过眼云烟。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。唯留耳边吹过自由的海风,拨乱了发丝,也吹动了人的心弦。融进大自然的恢宏里,凝望着远处的海天一线,体验时间静止、心跳加速的美妙。那是一种逃离喧嚣、世俗,只剩静谧的幸福感。

我眼中旅行的意义,大抵如此,远离闹市,到安静的地方,放下压力,抛出情绪垃圾,找寻本真。直到几年前,偶然遇到一户人家,他们的生活状态,让我对幸福的找寻,有了新的感悟。

那是在六安天堂寨,居住在山脚下的本地人家。车子缓缓驶入寨子里,到达目的地时已是正午,车窗外艳阳高照,驱散了清晨刚进山时的雾气,余留山顶披着一层淡淡的薄纱,在金色的光线中,露出唯美的仙气。车子在民宿大门口的一侧停稳了,我们一行人陆续下车,呼吸到山里湿润的空气,疲惫感瞬间减掉一半。虽是白天,山里却十分安静,仿佛一切生灵都已沉沉睡去,进入了梦乡。这是在城市里很少体会到的感觉,山间偶尔传来几声鸟鸣,欢快清脆,像是在欢迎着我们的到来。我看向旁边的民宿,院里的楼有几层高,大门宽敞,白墙灰瓦,高耸气派,是经典的徽式建筑风格。

姐夫是个社交高手,他的笑容透露出消除陌生感的亲和力。因为来得早,空房比较多,一番浅谈之后,他和老板熟络起来,为我们几个选到了视野极好的观景房间。提着行李,上楼安顿好,姐夫又带着我们来到顶楼,老板说,这里是他们整栋民宿视野最佳的平台。

登上天台,果不其然,四四方方一块空地,收拾得像个小院儿,闲适地摆设着品茶的桌椅,角落落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,我倚在躺椅旁边的栏杆上,眺望着远处山脉的轮廓,近处的清晰遮挡住远处的朦胧,仿佛一幅陈旧的泼墨山水图,再加上蓝天白云的映衬,美不胜收!倒在躺椅上,轻轻摇晃,闭上双眸深呼吸,空气甜润,温度适宜,的确是个休憩的好地方。民宿是夫妻二人张罗起来的,此刻正是午餐时间,后院的厨子忙活着,厅堂里帮忙传菜的是老板和他的孩子。小姑娘年纪不大,做事却很利落,帮我们沏茶、拿杯子,平和的眼神里,察不出一丝的不悦。此时正值假期,在别人家的孩子休息、旅游的时候,她却勤快地帮着父母劳动。摆放好水杯,我忍不住多看了她两眼,脸庞还留有少许稚气,身手已是老练成熟。看得出来,她不是刚开始做厨子。

不多时,桌上就摆满了饭菜,实惠美味,抚慰了我们的饥肠辘辘。一顿饭后,姐夫遵循老板的建议,带着我们动身了,踏出楼门的同时,刚好碰到老板要出去拉货,说要载我们一起到山脚下,能省下路上慢行的时间。热情、质朴,是我对老板的印象。热情的时间是快乐又短暂的,一路走走停停,直至太阳西落。孩子们还没有尽兴,却已到晚饭的时间了。赶在变冷之前,我们步行回到了民宿。大厅已有游客在就餐了,环视一周,余光瞄到了小姑娘,她正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里,认真地写着作业。吃饭的游客逐渐多起来,来往的脚步,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她的小小世界。

老板娘的一声呼唤,穿过人海,收进了她的耳里。只一声,她便起身应和着,麻利地收拾好作业,放进了里屋的桌子上,而后一溜烟儿地跑进了后厨。懂事、勤劳,是我对小姑娘的印象。晚饭烧好了,老板娘微笑着端过来一盘特产,是本地才有的,野生的一种植物的根茎,天然的食材,只需要简单的烹饪,就可激发出可口的味道。许是饭菜香甜,又或许是爬山的消耗,我们的饭桌上,下一盘菜还没有烧好,上一盘就已经光盘了。老板娘走过来询问菜品的口味,并贴心地递上了热水,还指了指存储热水的位置,告诉我们喝完了,有需要就去续上。菜都上齐了,依旧是美味实惠的一餐,虽是出门在外,却吃出了家里的味道。

温柔、细腻,是我对老板娘的印象。晚饭后,我坐在院里的秋千椅上,抬头仰望着星空。藏蓝色的夜空中,散布着闪耀的星星点点,一闪一闪一闪,好像在轻轻低语。我就这般凝望着,内心升出一种空远之感,像梦境,更像从前。在这里,我是喜欢的。

依山傍水,温馨舒适的农家小院儿,夫妻和睦,父慈子孝,整整齐齐的一家人。质朴的问候,心神合一的笑容,他们身上面对生活的松弛感,是我等只在旅行期间,才略有一二。囿于繁忙的我,偶尔才有时间品味的烟火气,却是他们一家最平凡的日子。

月色真美,有人放起了音乐,耳边传来许巍自然的吟唱:“曾梦想仗剑走天涯,看一看世界的繁华,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,如今你四海为家……”旅途中不经意的契合,总能更触动人的神经。

谁年轻的时候,不曾想过仗剑走天涯,那些奋力追寻梦想的岁月,回想起来,充满热血。每个孤独的夜晚,看着窗外的明月,勉励自己,总以为,未来还有大把的时间挥霍,还有更多的机会尝试,向往远方,向往繁华,向往想象中精彩的生活,于是拼了命地逃离生养自己的那片小天地,挣脱地域束缚,去寻觅完全不一样的另一种生活。

失败、成功、喜悦、彷徨,太多太多的情绪,深藏在心中,伴随着青春的逝去,成了故事。直至看到这户人家,方才理解了,生命的尽头,是归于平凡,而幸福生活的开始,源于看得见这种平凡。家庭和睦,天伦之乐,接受最真的自己,接受属于你的环境,学会享受周围的生活,才是这世间最有效的旅行。这是任何形式的逃离和寻觅,都熏陶不出自洽。

没有依山傍水,总有桃红柳绿,没有落霞孤鹜,总有春华秋实。幸福,在于发现,一半烟火,一半清欢,余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片美好已在灯火阑珊处。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著名作家、诗人石英出版的第一本书,是传记文学《吉鸿昌》,是在1960年,他的大学时代。而新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《窗外那片树林——石英情感散文选萃》,是他出版的第八十本书。

《窗外那片树林》这本书的副标题,是《石英情感散文选萃》,二者相得益彰,恰好体现了该书的思想艺术风格,即格调清新、意韵隽永、语言凝练,含蓄而大气。作者在首篇的简短说明中谦虚地说:“选萃之‘萃’,主要是编选中注重文章篇幅力求短而非冗长,个别篇幅较长,多半考虑到其文内容比较新颖别致,或时代更迭,今已罕见,选之则利于读者认识当年事。”其实,该书中精粹之文,不仅仅是篇幅之短,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作家以少胜多、以小见大、外紧内润、含而不露而余味无穷的综合素质与功夫。类如《乡情三味》《窗外那片树林》《永远的忘年交》《难忘的叫卖声》《寄情钓者》等篇,至多千余字或不足千字,却内涵丰富,人情味十足,有的还具有多义性。极少的几篇作者所说的长文,也未超过四五千字,其取材之独特基本是不可重复。其中,《生平首次出省——山西兴县黑茶山》写的是作者当年作为一名解放区的“红小鬼”,十二岁时随同“大人

第八十本书

——读石英《窗外那片树林》

周强

正如作者所说,本书也旨在冲破一般的亲情、友情、师生情的惯常藩篱,而扩及和延伸至他人之间、古人之间、中外之间、人与自然之间,乃至人性中瞬间情愫的感应等,均在“情感”范畴之列。所以,才有了书中的《未通姓名》《三次邂逅》《田间,酸甜的露珠》《目中旅程》等篇。就连作者当年听到的一种美好音乐,或在旅途中看到的一尊幻觉中的石像,都因有美好情感浸润而演绎成文。

当然,作者作为一名少年时投身革命的军人,对于曾经生死与共战友的追忆自然不可或缺。在书中,《战地诗》《怀战友》《秋风瑟瑟觅故踪》《密码中的人生》都是。与感念战友相联系的感恩、报恩,是融于作者血脉中的要素,书中收入的《“女侠”洪兰》《当年“老编辑”的新发现》,就是这方面的倾情之作。在《窗外那片树林》出版前后,作者一直感怀作家出版社和责编,他由衷认为,自己虽然在以往数十年间出版了为数可观的书,但在当下高要求、严把关的情势下,书出来了,而且美编丁奔亮先生的装帧设计大气不俗,与作品风格相得益彰,都使作者深感感动。那么,《窗外那片树林》中蕴藏着什么呢?闪光的露珠,难忘的记忆、美好的人性……

乐在其中,常常忘却时间。邻居和物业,都很喜欢这位有趣的高个子园丁。“有时候,看到绿色,就会触摸心迹,思想会从第一眼绿开始幸福地思考。”哪怕远渡重洋,到了红海岸边的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,第一眼打动他的,依然是那傲然不屈的古树。也因此,去年,当他有感而发写就的散文《沙漠中的那棵皂荚树》广受关注,被埃及十余家主流媒体陆续译刊发时,熟悉他的人都不意外。有人写树,大多是眼中看树。他写树,是心中有人,或者他自己本身就是一棵树吧,他与树性灵相通。有时候不禁想,以树为知己,是林强之幸,又何曾不是绿树之幸。

“品读林强的文章,心中竟生出一丝怜惜,他在世间火宅和红尘岸边的夹缝中顽强书写着自己的理想追求,现实境遇,以及追逐、彷徨和所有,所得,所获。”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和他同是山西老乡,他懂他

的追求与梦想,忧愁与眷恋。王林强写亲情的文字,同样引人共鸣——感怀母爱:“多希望时光/可以慢下来,再慢一些/让您停留在此刻,刚刚好的样子/如果可以,预支二十年的时光/那么我愿,用我预支的二十年/来偿还您,我永生无法报答的恩情”;献歌恩师:“有一种目光,从未离开/有一种守护,永记归途……”浓烈而纯粹的情感直击心灵,让同为父子、学子者读之潸然泪下。

在绿的滋养下,王林强常常诗兴勃发,一日一诗,仿佛不是他在遣词觅句,而是诗词如溪自然流淌。一直很好奇,这位从晋地新田走出来的学霸,为何如此痴迷绿树?他肯定受到从事园林绿化工作的父母熏陶,从小与植物结缘,与绿色相伴。另一方面,著名作家蒋子龙道出了其中的底层逻辑:眷恋家乡,用诗留住乡情,是他创作的永恒主题。愈是离乡,愈是恋乡。离乡是人生的责任,恋乡则成为他诗才的根脉。于是,他喜欢植物,“让植物叙述生命的锦绣,把过往的忧伤格式化,遂使自己的心没有荒原”。也正是乡愁,正是植物,把他的诗作引向哲思:“只有被绿色拯救,才有辽阔的出路。”“根绿,心也会绿着,这是生命最本质的语境。”

与绿结缘,沿着绿走路,有前程可奔赴,有岁月可回首。